

# 女王陛下走过来和凯特打招呼

8

热点关注



肖恩·史密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011年4月29日,英国威廉王子和未婚妻凯特·米德尔顿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婚礼,凯特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王妃。其实,按照门当户对的观点,凯特绝不是合适人选,她本身也并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威廉王子呢?

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颗强大的心。凯特能够成为王妃,离不开自身的摸索,更离不开英国王室的公关和长者的建议。这是一套被验证的完美成功法则。

[上期回顾]

关于订婚的猜测让凯特的境遇越来越糟,与此同时,威廉在夜店的“抚胸照”曝光,两人发生争吵,威廉公开宣布两人分手。

分手的决定让双方都备受打击,尤其是凯特。在父母的关心陪伴下,凯特尽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并努力厘清分手的始末。她发现她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局限在了威廉的生活轨迹里。凯特向父亲倾诉,父亲迈克尔建议她,不论她和威廉之间会有怎样的将来,她都要学会拥有和掌控属于自己的生活。

然而,这对昔日的亲密恋人很快就意识到彼此犯了大错,因为他们仍是如此深爱着对方。他们很快就和好如初,实际上他们的分手只有一周时间,但是新闻媒体对他们的破镜重圆并不知道。媒体的报道都是诸如“他在和别人约会,而她则心碎不已”等等。

三个月后新闻媒体才知道他们复合的消息,而这三个月足以改变一切。她决定要拥有自己的生活。一直以来她都和威廉的那群好友一起娱乐生活,几乎没有自己的好友圈子。现在,她已经有了最佳死党,那就是她活泼向上的妹妹皮帕。

据说这对姐妹之间时常是相互嫉妒的。她们总是在一较高低,尤其是在胖瘦的问题上。妹妹的活力四射让安静内向的凯特有些黯然失色。但凯特和威廉开始约会后,凯特就成了家里的中心人物,皮帕也因此很讨厌自己失去了大家的关注。一位家族好友说:“这对姐妹关系亲密,但她们之间也总有竞争。”一直以来,凯特都是亲昵地叫妹妹皮帕或者皮普。每次来伦敦都是皮帕带着姐姐出门,而不是姐姐告诉她该去哪儿。

和威廉复合后,尽管媒体的关注有抬头之势,但凯特却更加放松愉悦。威廉一头扎入营房专心接受训练,决心让事业和爱情回到正轨。从那之后再没有他诸如“袭胸”的绯闻报道。他与凯特幸福约会,享受在

海格洛夫庄园的安静周末,沉浸在二人世界的甜蜜。

他还携女友参加了军营里的时装派对,再一次亲眼目睹了她的青春与活力。那次派对的主题是“疯狂的淘气”。为了营造气氛,组织者还在天花板上挂上了充气娃娃。凯特一身调皮护士装扮,威廉身着热裤、尽显肌肉的背心和警察头盔。一位现场见证人说他们彼此之间非常默契。那晚他们一直在跳舞,之后在微醉中踉跄回到了威廉的宿舍。《星期日邮报》的记者凯蒂·尼科尔报道了他们共度良宵的消息。2007年6月24日,她向全世界宣布了这对恋人的复合。虽然秘密已不再是秘密,但他们对于复合的缄默不语也真正实现了初衷。

凯特非常幸福地享受着搬回伦敦后这最美好的三个月。同时,威廉也在处理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即母亲戴妃逝世10周年纪念音乐会。威廉和哈里在温布利大球场举行了他们计划已久的音乐会,以此悼念母亲并为慈善事业筹款。音乐会门票收入就高达三百万英镑。

音乐会上,凯特和妹妹以及弟弟詹姆斯一起坐在皇室首席,威廉和哈里坐在前面,与他们相隔几排,兄弟俩是众人关注的中心。

哈里王子的女友,秀发金黄、皮肤深棕的切尔西·戴维则坐在哈里王子旁边。当内莉·弗塔多唱起《我像一只小鸟》时,激动不已的切尔西与身边的男友哈里王子忘情亲吻。这只是一对恋人在享受彼此深情的爱,也是最为普通寻常的情感流露。他们不顾身边喧闹的7万大众,完全沉醉于那一刻的甜蜜。

2005年初切尔西与凯特正式相识。凯特邀切尔西一起逛街,据说因为切尔西没有同意,两人之间还因此起了点小争执。有消息说,那时切

尔西不关注英国的流行时尚,但是却很喜欢凯特也同样喜欢的高街上的专卖店,像Topshop、River Island和Whistles。

当她们被拍到在一起观看马球比赛时,不可避免地媒体们又开始了新的故事篇章。他们将两个女孩的友谊比作20世纪80年代戴安娜王妃和约克公爵夫人之间的友谊。切尔西被大家认为酷似菲姬,对此,切尔西尤为愤怒。在她和凯特的对比中,她似乎总是处于劣势——据说甚至她的名字也被认为是散发着不雅的乡土气息,就好像切尔西王妃会是王室家族的噩梦。

凯特比切尔西大四岁,年龄上有很大差距。凯特大学毕业时切尔西才刚刚开始大学生活。当凯特和威廉拥有了稳定的恋爱关系时,切尔西和哈里则还在遥远的世界另一端守着另一种截然不同且极不稳定的爱情。

她们唯一一次的交集就是2007年基本同时和各自的王子男友分手。切尔西和哈里的爱情之路充满风雨,但那次分手异常严重。在得知凯特和威廉之间也问题重重时,她给凯特打了电话,凯特感激她的关心与安慰,并为之相互鼓励,她建议切尔西要学会容忍和宽容。然而,张扬、坦率、从不掩饰自己感情的切尔西对凯特的建议不以为然,据说这次交流让她们之间本就僵持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2008年5月,安妮公主的儿子皮特·菲利普斯和出生于加拿大、被任命为管理顾问的奥特姆·凯莉举行盛大婚礼。凯特和切尔西都应邀参加了婚礼。皮特是女王殿下第一个结婚的孙子,所以在温莎圣乔治教堂参加婚礼的皇室人员很多。威廉是唯一一个不能参加婚礼的家族成员。他已经飞往肯尼亚参加杰卡·克

雷格的哥哥拜提恩和其英国女友梅莉莎的婚礼。

这场婚礼对凯特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奥特姆也是媒体所报道的“平民背景”。奥特姆的父亲经营一家电子商店,母亲是理发师,两个哥哥分别是厨师和建筑商。但女王很喜欢奥特姆。就在仪式开始前几分钟,她还找到新娘并告诉她她看上去很可爱迷人,以让她放松。出于对自己将来的打算,凯特也认真地观察了此种场合下这个大家族成员的行为举止,幻想着自己成为焦点的那一天。

但是首先她要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说话。这次,凯特正式代表威廉王子参加婚礼,这是这种场合下不成文的规定,也是她莫大的荣誉。很多人认为她和女王殿下已经相互介绍认识。虽然凯特和威廉在一起已经六年有余,但事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现在,在这个皇室婚礼上,凯特不能只是匆忙地跑到女王面前简短地说句“您好”。这儿有太多的来宾,每个人都希望能有机会和一国之君说话。

最终,竟然是女王陛下耐心地走到了凯特面前与她打招呼。凯特在订婚采访时说:“她非常和善,一切都很好。”“奶奶之前就想见凯特了。”威廉还说:“她们谈了一会儿,但是感觉不错,真的相处得很好。”对于这些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要等到凯特和威廉对他们的未来有了正确认识之后,女王才决定与她见面。

当凯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时,切尔西却发现利兹大学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与住在开普敦时相比,她与哈里约会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的爱情之路依旧充满坎坷。六个月后他们再一次分手,而凯特的童话依然在继续……

# 英国驻华公使劝清廷减免崇厚罪行

8

历史纪实



冯惠明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曾纪泽——曾国藩之长子,晚清著名外交家。光绪四年,曾纪泽奉朝廷之命,前往英法两国担任公使。

两年后,曾纪泽被清政府紧急调遣到俄国任钦差大臣,开始了他一生最艰巨的使命——对俄谈判收回伊犁。经过近一年的外交斗争,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灵活的策略,终于迫使沙俄修改了与原钦差大臣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该条约割让给俄国的大片国土,取得了晚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上期回顾]

正月十五这天,远在法国巴黎的曾纪泽接到了总署的急电,他被委任钦差大臣兼驻俄国公使。

那天晚上,曾纪泽夫妇一宿没睡着觉。曾夫人预感到丈夫这趟使命似乎凶多吉少。作为妻子,她不能不为自己的男人着想。

“纪泽,这是趟难差苦差呀,你能不能不接这趟差?我担心……”

“夫人,我现在是棋盘上过河的卒子,只能前进没有退路。”曾纪泽深情地望着妻子。他知道夫人在担心什么,她实在是为自己好。可是出使俄国是朝廷大事啊,关乎国家安危,他能退缩吗?

曾纪泽被大清朝廷任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和新的驻俄公使的消息,很快引起各国报纸的注意和评论。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最快,标题也醒目:“中国希望重开与俄国的边界会谈——曾先生的使命艰难”,《伦敦时报》刊出:“中国睡狮与北极熊再次对话,和战前景未卜”;法国的《法兰西报》以相当篇幅介绍曾纪泽其人,说“曾是第一个会讲英语的干练使者”。然而中俄关系的当事者之一的俄罗斯帝国对曾纪泽的任命却保持沉默,舆论反响很小,只有圣彼得堡出版的《今天报》在国际版的角落里登出两行小字:“清帝国将前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定罪,又委派新使臣再议固尔扎边界问题。”

光绪六年春天,曾纪泽携夫人和曹逸斋返回伦敦,开始了各项紧张准备。他跟国内的来往密电和公函信件比以往急剧增加,为集中精力做好赴俄交涉的各项准备和安排时间与英法两国的高层保持接触,他把部分日常事务,像华商华人事务、留学生事务和一般的应酬活动,委托两馆参赞陈松生和刘玉祥处理。三月中旬,曾纪泽收到总署寄来的正式朝廷谕旨。

一连十几天,曾纪泽心头萦绕的就是朝廷的这道谕旨,仔细体味

“必须力持定见,慎重办理”、“不激不随,以全大局”等语,并在这些句子下面一次次用笔画上了红杠,加了红圈。他明白,这几句话是朝廷为他赴俄交涉而制定的谈判指针。反复咀嚼这几句话,他感到皇太后和恭亲王等军机大臣们的良苦用心,明明崇厚所订条约丧权辱国,俄国倚强欺弱,诱迫崇厚画押,而我则不能理直气壮,当内莉·弗塔多唱起《我像一只小鸟》时,激动不已的切尔西与身边的男友哈里王子忘情亲吻。这只是一对恋人在享受彼此深情的爱,也是最为普通寻常的情感流露。他们不顾身边喧闹的7万大众,完全沉醉于那一刻的甜蜜。

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妹夫陈松生,松生也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将赴俄交涉的要点方略上奏朝廷,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应该记取崇厚的教训,重要事项请示朝廷批准。而且此事宜早不宜迟。现在已是三月下旬,若近一两天内发出密件,四月下旬国内方可收到,等皇太后皇上与军机议定,把奏折批下来又得待以时日,最后使馆接到电复怕已到五月上中旬了。大哥在赴俄之前还有许多准备要做哩!”

“你跟我的一样,事不宜迟,我就动手起草,写好后,你再帮我核校一下。”

“大哥尽管吩咐就是。”曾纪泽用了整整两天时间,草成了一份奏折。第三天陈松生帮他校正了个别字句,当晚,曾纪泽在书桌上展开空白奏稿纸,掂起小楷笔,认真誊写起来。

给朝廷的奏折“敬陈管见”以绝密件发回以后,曾纪泽即着手起草另一份奏折:建议皇太后皇上减免崇厚罪行,在中俄和谈之前创造一种和解的气氛。正当他酝酿构思之

际,恰好收到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从天津拍来的密电:威使传英君命,商请为崇厚罪,现尚未奉明旨,似应稍迟赴俄,或向英法外部一商。

这封电报的意思很明白,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奉英女王之命,在中国已开展活动,劝中国政府减免崇厚的罪行。威妥玛必定是先会见了李鸿章,向中国发出了信号。英国人采取的行动,倒是与曾纪泽不谋而合。但使曾纪泽不解的是,为什么英国人此时充当说客,而且由驻华公使出马游说中国高层官员,难道他们已和俄国串通好了吗?如果没有,他们此举又意欲何为呢?应当摸清他们的意图。曾纪泽想。

于是他请一秘李湘圃把英籍中国馆员兼翻译马清臣叫来。“清臣,你先看看李相发来的电报,然后谈谈你的看法。”说罢,把电报译稿交给清臣。

马清臣反复看了电报,沉思起来。他知道,侯爷把他叫来是要他帮助分析英国政府在崇厚问题上的态度和目的。自从曾纪泽接任公使以来,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官,而是公使的一个得力助手和参谋。

曾纪泽见马清臣没有立即回答,便把自己最担心的问题先提了出来:“英国出面游说,是否和俄国达成了默契,最后联合逼迫中国作出让步呢?”

“我看不会。”清臣摇摇头,“虽然我只是跟英国外部的低级官员有来往,高层决策者的意图尚不得而知,不过我以为,英国向来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不可能受俄国人的指使和摆布。这次威妥玛采取的行动,可能是为了促成和谈。和谈成功,对英国有利而无害。相反,假如中俄不能坐下来谈判,或和

谈破裂而发生战端,英国猜测中国在新疆有左相统帅十几万精锐军队抵抗俄国军队,不会落败,甚至有可能用武力一举收复伊犁全境。但中国北部和东北恐未必能抵御俄国进犯。一是没有统兵将帅,二是内地可调精兵不多。战端一起,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有落入俄国人手中的危险,再加上远东海军基地的太平洋舰队现正伺机越过日本海,随时可逼近渤海湾,威胁天津北京,要挟朝廷。那时俄国人将攫取的利益可能更大更多。这是英国人所不愿看到的。所以,英国出面要求中国政府宽恕崇厚,促进两国坐在谈判桌上,是符合英国利益的。我分析英国和俄国事先达成针对中国的默契,可能性很小。”

曾纪泽边听,边将须思考,英俄两国是宿敌,英国人不会坐视俄国人在中国获取比英国还多的利益。威妥玛出面替崇厚说情,促成和谈,充当中俄之间的和事佬,既讨好了俄国,又使中国避免了战端,更稳住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一石三鸟,可谓精明之至。既然如此,中国为何不利用英俄之间的旧隙,争取英方在中俄交涉中支持或倾向于中方,向俄方施加影响,以求达成有利于我的最好结果呢?虑及此,曾纪泽对马清臣说:“你的剖析很有道理。现在请你去办一趟差,你带上使馆的公函去英国外部亚洲司,告诉他们我要紧急约见外部新尚书兰格弗尔,有公务相商。”

“我可否说约见的目的是为了商讨减免崇厚一事?”

“可以。不过要说明是奉中国政府电示特去拜访的。”

“会见约在何时?”

“最好明日上午十点,不然就明天下午两点,总之要赶早。”